

# 相染成习

——当代农民的阿Q精神呈现

李仕华, 王科生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鲁迅笔下后知后觉的阿Q荒诞、愚昧、滑稽,最善于用“精神胜利法”麻木、安慰自己,那是旧时代农民无可奈何的困顿栖身。新时期以来,城乡对立被打破,新生代农民颠覆了传统生产领域,异化生存空间。在逃离村野,又被城市所拒绝的困境中,游走在“家”的退隐与“根”的漂移的迷途,重释阿Q精神成为智慧的生存方式。

**【关键词】**阿Q; 农民; 精神胜利法; 重释; 智慧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43-03

在儒家文化视域中,鲁迅笔下阿Q已经作为一个符号,镌刻在类型人物的额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农民遭遇生存空间位移,生活方式颠覆的尴尬,在现代性的压力场中,儒家心性智慧、道家“出世”哲学为其提供栖息空间。颇具民族特性的精神胜利法在欲望时代成为一种救赎体式,在当代农民“家”的退隐与“根”的漂移中沉淀为集体无意识,引领诗意的生存方式。

## 一、阿Q精神胜利法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两个发展方向

人的存在是以需要为潜质的。鲁迅笔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阿Q无家无业无知甚至无耻,曾经是愚昧麻木落后的表征,被世人道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中心的退场,精神与物质的疏离,阿Q精神却成为人们逃避现实、优化生存的智慧哲学,体现出反讽与悖论。

### (一)阿Q精神胜利法的消极继承

“精神胜利法,概而言之,就是以精神上的胜利来掩饰事实上的失败。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他那毫无现实根据的自尊;妄自菲薄的自轻自贱;对于受侮辱的超乎寻常的健忘;以及在受到强者凌辱、打击以后,又常常去向比他更弱的人去泄恨、报复等等。”<sup>[1]636</sup>精神胜利法应该是人类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逐渐积淀的心理镇静剂,是人们在残酷的自然割裂与阶级对立中获取的生存方略。只是到鲁迅笔下,忧于国人之麻木、愚钝,期待以一剂猛药唤醒良知,医治疾患而著上了灰暗色彩。阶级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惨淡的生存现实中,尊严被搁置,典妻、卖子被视为流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正常心理受到扭曲,产生变态。在失败面前更加不敢正视现实,唯有借助精神的胜利来自欺欺人,以期改变自

己所处的现实。人性、理性都被压抑到了无意识深处,彰显的是奴性、惰性,缺席的是普世价值和牺牲精神。

土地是农民的根,山是农民的肋骨,溪流是农民的血液,从氏族血缘亲情演绎的农民意识一方面孕育了“纯真”与“素朴”,同时也注定了“小我”与“蒙昧”。鲁迅怒阿Q的不争,期待唤醒国民,警示生命,精神胜利法是旧式农民的病症缩写。但新时期的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撞击中,理想丧失、精神迷途、肉身漂浮,其身份被悬置,精神胜利法成为生存的哲学。阿Q不再是讥嘲对象,而是效法的偶像,如对强者表面的依附内心的鄙夷。明智的中国农民全然异于斗风车的唐吉可德,在强势面前,其姿态上可以低到泥土,也可以高到山岭。《阿Q正传》第三章的开头,写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后,忽而想到了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得意起来。而且,“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幸福感的缘由在于“自欺”,获取心理的慰藉。在当下的现实哲学中,国人充分暴露的是柏杨先生一阵见血挑出的特质:奴性。表现在恣意的讨好上级,甚至狐假虎威,借上级的势力展示自己的威风,这阿谀奉承的人与阿Q的想法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依托强者以提升自己的地位。

精神胜利法的另一张标签是“面子思想”,体现为一种毫无根据的自尊与不惜一切的掩饰。贫穷、丑陋、落后都被藏掖在最隐晦的角落,展示出最靓丽的描绘,大肆铺张,大宴宾客,即使债台高筑也不愿伤及颜面,而这些消极成分逐渐发酵演化成心理疾患,酿成悲剧。马加爵悲剧的上演其土壤源于此。面子成了他们贫乏物质生活的面纱,显示“精

收稿日期:2014-06-04

作者简介:李仕华(1964-),女,四川仪陇人,副教授,文学学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神上的胜利”。

## (二)阿Q精神胜利法的积极传承

### 1.新“精神胜利法”的形成

新中国建立,确立了农民在社会群众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变革了农民的群体意识,新农村建设,促成了农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农民一扫灰暗形象,表现出蓬勃的朝气,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新农民群体的精神状态也发生变化。表现出迅速进步,自尊自信。“阿Q式精神胜利”逐渐消隐,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丧失,背井离乡,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与落后闭塞的乡土情节中身份游离,身影漂泊,身世改写,农民工是为时代的独有符号。建设了高楼大厦,却住居在逼仄,扫去尘埃,却与垃圾为伴。贫穷、肮脏、落后成为标签。在迷惘与困顿中,他们不能用宗教的外衣来装点自己,不得不用精神胜利法的内核来同化自己。表征为自我安慰、乐观、缓解压力、宽容、幸福感等等。进而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态,促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sup>[1]</sup>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可以迅速的调整低落、挫折等状态。在现代社会巨大的压力之下有可行性与必要性。

### 2.阿Q精神胜利法的积极继承的典型表现——幸福感

老庄美学推崇无为,而在当下大众追求有为的常态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成为一种样态,表征为“幸福感”,幸福不是某种方式,它是一种状态。幸福的昭示,应该是感性显现,与个人的体验关照联系,只有个体达到无为境界,才可以杏花春雨中,吹笛到天明。

与西方罪感文化相悖的是中国的乐感文化,这种文化基质注重现世生活。“乐山”“乐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知足常乐。当代农民在逼仄的生存环境中,善待自己,善待生活成为生存智慧,也是幸福生活的呈示。

《乡村爱情故事》铺陈了当代农民的生存智慧:诙谐、乐观。作品以象牙山为主场,叙写当代农民在遭遇商品经济冲击、传统生存方式遭遇危机的境遇中,怎样寻求俗世生活的诗意。赵本山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以大俗求大雅,以自我解嘲式的戏谑让观众获得情感的宣泄智慧的满足。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sup>[13]</sup>传统文化崇尚的生活的真谛在于“简单”,刘能们以在庸常生活寻找寄托为乐,这种形下体验固然缺少颜回以求道为乐的境界,但在物质文

化生活匮乏,又遭遇现代化冲击,面临各种诱惑的当下农村,也是难得的一种精神慰藉。

幸福注定是一种心情,《喜耕田的故事》中的喜耕田生活在社会底层,不管是在城里打工还是回乡务农,都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正视生活的种种磨砺,即使生活的家园千疮百孔,精神的家园确实乐观知足。

## 二、阿Q精神胜利法集体无意识传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阿Q是那个时代农民的代表形象。一贫如洗、无家无业,凄凄惨惨的生活状况,稍微好点的也只有少许薄田,但又不得不受到剥削压榨,这是那个旧时代典型的农民形象。那个时代的农民饱受欺凌,生活处于绝望边缘。悲苦的现状,无法改变。面对失败,他们别无他法,只有用“精神胜利法”稍稍止住心灵和肉体的疼痛,否则,他们面临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死亡。“这一切都深切的表明,阿Q精神胜利的自警自解,目的在于用心造的幻影掩饰自己的失败。逃避现实加给他的屈辱感,以便苟且求全地活下去。”<sup>[14]</sup>儒家文化濡染而成的某种消极的普遍性的心态,反映在生活中便是阿Q精神。可以说阿Q精神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但是随着思想解放,时代进步,中国人慢慢的在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从中发现文化的弱点,试图用新的时代观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在这种需求之下,“阿Q”式精神胜利法也被中国人合理的运用。这种进步不止是文化传承,更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巨大的压力是“精神胜利法”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压力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的。“快节奏的工作”、“枯燥低级趣味的生活”让现代人感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每天来来往往于喧闹的场所,被各种无奈压抑着,自然而然心理渴求放松。“精神胜利”的合理性也就凸显出来,找到了在现代人身上发展的土壤。它是用于心理安慰,缓解压力的一剂良药。

从“阿Q精神胜利法”到“精神胜利法”既是文化的传承,在这种传承中表现出了文化的劣根性,也在新时代对文化有了发展更新。“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的基因成分,也在不断的基因进化之中。

所以,阿Q精神胜利法集体无意识传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 三、依据时代现实来“重组”“阿Q精神胜利法”

鲁迅先生笔下阿Q形象,是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针砭,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民主和反抗意识,从而实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延续到今日,读者更应该结合时代现实去重新认识阿Q精神对于今天的个体、群体、社会有何启示。重组的核心就在于挖掘阿Q精神胜利法的当代价值,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健忘心态、平等意识、戏谑作风。

当下社会各群体,在名利场中肆意追逐,放纵欲望,传统颂扬的孔孟颜回人格丧失殆尽。带来的极大危害是社会财富的不公,民心的不正,驱使一部分人尤其是缺乏分辨能力的青少年游戏人生甚至沦为败类。重组“阿Q精神胜利法”可以为失去物质生活领地的人们开垦精神净土。在小说《阿Q正传》中,暂时的忘却无疑是一剂良药,可以医治阿Q们的精神创伤。当阿Q被王胡推倒在地,被假洋鬼子扇耳光时他没有多大的反抗,只是“忘却”发生了效力,让他忘掉这些不开心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也如此,常常会碰到许多让自己愤愤不平的事,如果一味计较、纠结,只会增加心理负担甚至至于埋下仇恨报复种子,危及个人和社会。

阿Q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羞辱,但他骨子里认

为自己与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吴妈等地位是平等的,所以被打,是儿子打老子,这种模糊麻木的平等意识帮助阿Q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当下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失去生存的土地,也混乱传统观念,如果存留几分平等意识不仅是对生存质量的改善,也有利于社会治安的好转。

懵懂中,阿Q将要被杀头,很多悍匪得知这种结局都会崩溃,阿Q却以戏谑的心态,认为杀头不过是碗口大的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以此来安慰自己,也慰劳看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的死亡哲学。向死而生的人类,死亡是最大的忧患和恐惧。当下社会群体缺失乐天知命的情怀,面临现实中的不公不平,个人际遇中的悲催困苦如果不能以戏谑的态势就很难释怀。

阿Q,虽已成为一张标签,岁月的沉淀,让它逐渐黯淡,但重释重构,可以为当代农民提供诗意栖居的指导方式,在传统价值观念缺席,农民被乡村搁置又被城市边缘化的困境中不失为良策,农民群体意识的变革,对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生存世界具有推动作用。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宋建元.鲁迅小说探微[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2] 杨忠生.浅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意义[J].语文学刊,2010.
- [3] 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
- [4] 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与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5]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6]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7] 鲁迅.阿Q正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The Infectious Habit: Representation of the Ah Q Spirit for Contemporary Farmers

LI Shi-hua, WANG Ke-sheng

(Literature College, West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Ah Q in Lu Xun's novel is absurd, ignorant and funny. This figure is best at using spiritual victory to numb and comfort itself, which is the helpless shelter for the farmers in the old ag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has been broken in the new era. The new generations of farmers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ield and alienate their living space. They left from the countryside but rejected by the city and dissociated between retirement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of root in their difficulti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h Q Spirit has become the way of life for wisdom.

**Key words:** Ah Q; farmer; spiritual victory; new interpretation; wisdom

(责任编辑:周锦鹤)